

# 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承及影响研究

## ——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分析

谢 军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采用文献、田野考察、问卷、访谈等方法,并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结果认为:多数台湾人对于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关系的历史认识是清晰的,但在敌对意识、“台独”意识的逻辑支配下,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产生歧异化。台湾政坛激化“族群”矛盾,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受地域、族群的影响;台湾民众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受年龄、教化的影响。要以中华体育文化为核心主体;以闽南民俗体育文化为重要纽带;以现代体育文化、国际体育为时代内容,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对话格局的文化共同体,展开对台体育文化交流。

**关键词:**中华体育文化;台湾民众;认知;情感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5)02-0013-08

### Study on the influence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in Taiwan area

#### ——The people of Taiwan analysis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XIE Ju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Jimei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China 361021)

**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fieldwork,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using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aiwan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found that: most Taiwanese are clear for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but in the hostile consciousness, "Taiwan independence" logic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perception of differentiation. The politics of Taiwan "ethnic" intens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effects on Chinese culture; influence of Taiwan people to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cognition by geographical, ethnic people in Taiwan; influence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cognition affected by age, education. To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as a core subject; Minnan folk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modern sports culture; sports, international times, to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for cultural community dialogue pattern. Expansion of spo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People of Taiwan; Cognition; Emotion

对于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西方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仍以政治文化研究创始人、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的界定为主:“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sup>[1]</sup>为了便于人们的分析和研究,阿

尔蒙德还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个人对政治对象的态度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认识的、感情的和评价的。”<sup>[1]</sup>根据这样的分析框架,结合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实际政治文化特性,将该问题的研究分成以下三大方面: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另根据台湾岛内,在选举中常使用的“族群”概念划分:原住民、闽南籍、客家籍、外省籍四类,或简称为高山族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注:台湾指光复后至国民党退

收稿日期:2014-06-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ZH164)

作者简介:谢军(1964—),男,福建厦门人,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区域体育比较研究。

守台湾期间移居台湾的大陆各省居民为外省人;而高山族人、闽南人、客家人则为本省人),采用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法研究分析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

## 1 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

中华体育文化“政治认知”是指台湾民众对于中华体育文化的现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综合。即人们经由传承教化和社会生活经验得来的对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这一政治现象是非善恶、因果对错等问题的既成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认同行为主观性原则。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区域,在代代传承的政治认知方面,台湾汉移民的政治认识与大陆民众的认知基本相同。例如,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武术、踢毽子、跳绳、舞龙舞狮、划龙舟、扯铃、踩高跷、打陀螺等等,台湾人多数耳熟能详。虽然,台湾受到不同时期外族的入侵和政经压抑,使得中华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经兴衰与起落的现象。但所幸的是,数千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被保留下来,有的甚至还保存的相当完整,如具有闽南特色的民俗体育:“宋江阵”“车鼓阵”“杀狮阵”等,可见,多数台湾人对于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关系的历史认识是清晰的。所以,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回归中国。一些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出现的错误的、异化的政治认知也很快就得以澄清和还原。令人遗憾的是,1949 年以后的国共隔海对抗,在敌对意识、“台独”认识的逻辑支配下,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产生歧异化。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台湾人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政治认知,我们分别从年龄层的角度、族群与区域的角度以及两岸的角度来观察当代台湾人政治认知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

首先,从不同年龄的台湾人所受的教育背景来看,目前年龄在 65 岁以下的台湾人不分“本省”、“外省”,基本上都是在国民党当局教育下成长起来,他们对具有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性的认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部分受到国民党镇压的台湾人和白色恐怖统治的影响,成长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至 60 年代初期的台湾人则认为谈闽南民俗体育文化的政治认知问题是十分危险的,往往对精英主导下的中华体育文化认知表现得较冷漠、顺从。而 60 年代以后出生、80 年代中期时值青少年阶段的台湾人更

多地接受现代体育、体育国际化的思潮影响,尤其是“解严”后的政治抗争文化的熏陶,他们对闽南民俗体育文化的态度积极,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动。

其次,从族群和区域构成来看,自然与历史造成的差异性,台湾回归后官方政策造成的不均衡发展也使不同省籍、族群和区域的台湾人之间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内容、性质的认知出现分化的现象。台湾北部民众多为“外省人”、多为军公教阶层,他们受的体育教育熏陶多为时尚、经济因素较高的竞技运动,并且极力希望通过提高竞技运动水平,来提升、塑造“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活动空间。因此,在推动中华体育文化的内容上,为巩固法统地位,选择性地推动,且多以竞技运动项目为主。而南部则多为“本省人”、多为劳工或农民阶层,他们更多的是接受台湾乡土体育的教育,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和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民俗体育。他们将祖辈们从祖籍地带来的文化传统在台湾代代相传。虽时过境迁,然而他们在继承和发扬富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上是不遗余力的。每逢各种民俗盛典活动,都会借助此民俗活动来推动、发扬祖籍地的民俗体育,并且成为一项不可缺的主体活动内容之一。因此,他们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是祖籍地民俗体育文化的认知。

## 2 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情感

中华体育文化“政治情感”,是指台湾民众在已有的认知基础上对中华体育文化产生的亲疏好恶等情绪性反应。由此来判断台湾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疏离感、亲近感、排斥感等,也表现在对一些代表性政治符号与政治象征的自然情愫,同时又表现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心态以及对政策结果的心理反应等方面。

与政治认知的多元化分布相同,当代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政治情感也因族群背景、生活区域、年龄层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台湾汉人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情感非常复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政治或经济或法律或人际关系),他们离乡背井“亡命台湾”,他们既有中国人传统的故土情怀,又往往对政治社会现实感到无奈。相比之下,他们的情怀更现实更直观地体现在对台湾家园的眷念。而台湾的弱势族群,如原住民和如同为汉人的客家人,他们的政治情感更加复杂。因此,要了解台湾人对中华体育情感,除了要了解移民

社会特殊的背景外,更重要的是要从台湾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需求中去体会。

以下就台湾客家人振兴六堆运动会、原住民(高山族)参加祖国大陆的少数民族运动会、闽南人极力推行的乡土体育为个案,来研究和剖析台湾人特殊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这不仅是研究台湾“四大族群”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 2.1 台湾高山族组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分析

高山族主要居住在中国台湾省,主要聚居在台湾省的山地、东部沿海和兰屿岛上(也有少数散居在大陆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高山族人口为40万左右,其中平地原住民181 800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台东县和花莲县;山地原住民209 700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屏东县、花莲县、南投县、台东县、桃园县和新竹县。高山族各族群传统上从事农渔业,兼以狩猎、采集为生。高山族这一民族称谓,是1945年后中国人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统称。它包括了“雅美”“阿美”“赛夏”“泰雅”“布农”“曹”“排湾”“卑南”“平埔”等称谓的人。高山族人在台湾当局的统治下,被称为“山胞(分为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数百年来,高山族曾先后遭到荷兰、日本等殖民主义者的奴役,特别是日本殖民者在侵占台湾期间,屠杀高山族同胞,摧残部族传统文化,强征部落成员充当战争炮灰,给他们肉体和精神上带来深重的苦难。台湾光复后,台湾高山族人的生活、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然而,在台湾“四大群系”中,仍然处于末位,并常常受到其他三个“群系”的打压。原住民的当选席次在“国会”中无足轻重,选举中和选举后有关原住民的议题亦大多比较空洞,对改变原住民的现状所起作用甚少。例如,台湾原住民运动会,尽管被台当局倡导发展,然而在资金的支持度上却是杯水车薪;在项目设置上却以竞技运动为主,而且项目设置随意增减,缺乏系统性,也缺乏原住民族的特色;在推动上缺乏企业、学界的支持;在参加的对象上,各区县派出的是老少队,中、青年参与少,不被各县市主管行政机构所重视。

祖国大陆良好的、优越的少数民族政策,大力发扬56个民族的文化建设,极力倡导并且优厚资金支持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得台湾高山族同胞的感触和信任,以及台湾高山族同胞主体意识的增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认同,对其是中国56个少数民族的一员接纳、尊重的不断认可趋同的社会政治背

景下,自1991年起,台湾“立法委员”华加志先生力排众议,率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参加第四届民族运动会,打开了台湾与大陆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渠道。台湾少数民族龙舟队和少数民族传统歌舞艺术团,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比赛和表演。截至2014年,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先后约有540多位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参加表演、项目竞技、赛事观摩,与大陆各民族运动员一道切磋技艺,分享经验,每届都取得了佳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以台湾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名义参赛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 2.2 从台湾六堆运动会振兴的背景看客家人对中华体育的政治情感

六堆地区包括屏东县的8个乡,以及高雄的1镇2乡。这是台湾客家人聚居的第二大板块,仅次于北部的桃竹苗地区。六堆运动会是具有台湾客家人身心特点的民俗体育运动会。历史上曾三次倡导“振兴六堆运动会”的口号,第一次是在1948年,首届六堆运动会上;第二次是在1966年,恢复举办第2届六堆运动会上;第三次是在1999年提出。正如台湾学者而言,“六堆运动会不单是只有身体的活动而已,它背后所蕴藏的浓厚的族群意识、强烈的宗族思维及对客家族群民俗体育文化活动的保存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研究价值。”<sup>[2]</sup>

为什么中断了18年的台湾客家人的六堆运动会,在1966年台湾客家人又提出举办(第二届)呢?为什么本届六堆运动会的精神和宗旨(“发扬先辈们因饱受外族之苦,过去富有忠义精神的六堆同胞,应团结起来效忠祖国”)<sup>[3]</sup>由“民族认同”转向“本土化认同”呢?其背后有何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首先,是迁台的国民党政权,由于其独裁腐败的专权中,加剧了早期台湾移民与随国民党政权进入台湾后期移民之间的省籍矛盾。其次,在强调一个中国的文化认同同时,不恰当地忽视和歧视了其实应包括在中华文化认同之中的台湾本土文化,甚至错误地把某些台湾本土文化也当作日本文化的残余进行清除。其中如“平溪天灯”“宜兰抢孤”“台湾客家六堆民俗体育运动会”、歌仔戏等就囊括之内。使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情结加剧。出现了“本省人”向“外省人”争取政治资源的磨擦行为。所以,台湾客家人六堆民俗体育运动会,在中断18年后,又重新恢复举办的背景所在。

第三次提出并倡导振兴六堆运动会的背景。客

家人与闽南人一样,同属汉族。由于“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作怪,曾将自己与闽南人并肩在一起,以“本省人”的身份向“外省人”争取政治资源,然而,在“闽南人”逐渐取代“外省人”而掌握台湾政经大权后,客家人能跻身权力核心的,却为数不多;加上在台湾垦殖的早期,与闽南人相处得并不是很愉快。又由于他们的人口较之闽南人少,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又处于弱势,变成一个“隐形的民系”。使得客家人在心理上感到失落,而自认为自己变成“主流中的非主流”。在此政治历史背景下,借着本届六堆运动会的举办,“发扬因饱受外族之苦,过去富有忠义精神的六堆同胞,应再团结起来振兴我族。”<sup>[4]</sup>可见,从“六堆运动会”折射出:台湾六堆客家人的“祖根意识和本土认同”文化心态的一体两面。

2.3 从台南慈济后宫祭奠仪式看闽南人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情怀

我们以厦门海沧慈济宫祭奠和台南慈济后宫每年举办盛大的、热闹非凡的祭祀活动的实例和数据来分析:

在闽台区域,每当重大的祭祀活动,作为祭祀的

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就是围绕祭祀开展富有闽台特色的民俗体育艺阵表演,在闽南称为“拜拜、弄阵”。在中国陕西、中原一带地区称为“社火”。社火是历史久远的民俗活动,据史料记载:“社火”亦称“射虎”,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指在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演。具有红火、热闹之意。在闽南,随着岁月的流逝,经朝历代,逐渐形成巨大的民俗礼仪活动,演变为乡村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即每年每当各种寺、庙、宗祠等,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时,许多乡村群众都会自发组织各种社火活动。社火规模从几十人到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包括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锣鼓手等。群众燃放爆竹迎接社火队伍,并赠予烟酒等礼物。社火经过之处,爆竹声声、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气氛热烈。久远的社火艺术在原初状态中自然发展,保留了最古老的基因。

在 1992 年祖庙(厦门)同分庙(台南)未互动前,围绕祭祀开展的富有闽台特色的民俗体育艺阵的团体,两边的发展情况见表 1:

表 1 1991 年厦门、台南民俗体育艺阵贡献表

民俗艺阵数量/支		社会效益 (参与人数级别)		新闻效益 (新闻媒体介入数)		经济效益/元人民币 (餐饮、住宿、赞助等带动当地经济效应)	
厦门	台南	厦门	台南	厦门	台南	厦门	台南
3	9	村级、5 村 约 460 人	乡级、约 1 千人	1 区通讯报	3 私立报纸	1 000	约 10 000

而从 1992 年开始互动以来,截至 2014 年 9 月,两地的民俗体育艺阵数量、社会效益、新闻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逐步递增的发展态势。

首先,从民俗体育艺阵的数量上看,厦门由 1992 年的 5 支逐渐递增到 2014 年的 30 支,而之前成立的民俗体育艺阵团体,还是靠慈济宫基金资助,并极力发动后才成立 3 支(宋江阵 2 支,八家阵 1 支)(见表 1)。据田野调查表明:在厦门、漳州一带,在文革前,慈济“弄阵”的规模是非常浩大的,仅“宋江阵”就有 25 支,厦门的海沧镇和漳州的角美镇,几乎每村自发成立一支,每当“拜拜、弄阵”时,都纷纷上阵。而在文革时,慈济宫遭到损毁,许多艺阵领头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承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至于在 1990 年,恢复与发展传统艺阵时,在动员与组织这些

老艺人参与或指导,大都被他们拒绝了。而在 1992 年,拟进行与台南互动,当地乡村、社的居民,自发成立增加了 2 支来热闹。在此之后的 20 多年的发展中,无论是民俗体育艺阵的数量还是种类(8 类)以及自发度都得到提升;台南发展的态势更加突出,从 1992 年的 9 支逐渐递增到 40 多支以上,见图 1 所示。据台南的慈济宫董事长黄赢城先生介绍:“台南慈济宫弄阵能保持 9 支,也实属不易,在解严前,这些活动也被禁止,是乡亲冒着被抓、进监狱的风险而争取来的。在 1999 年开始,台湾提倡发展乡土体育时,以及与白蕉(厦门海沧白蕉村——慈济宫祖庙)慈济宫互动后,各种自发成立的弄阵多达四、五十支。对慈济宫在人文、脉络、救济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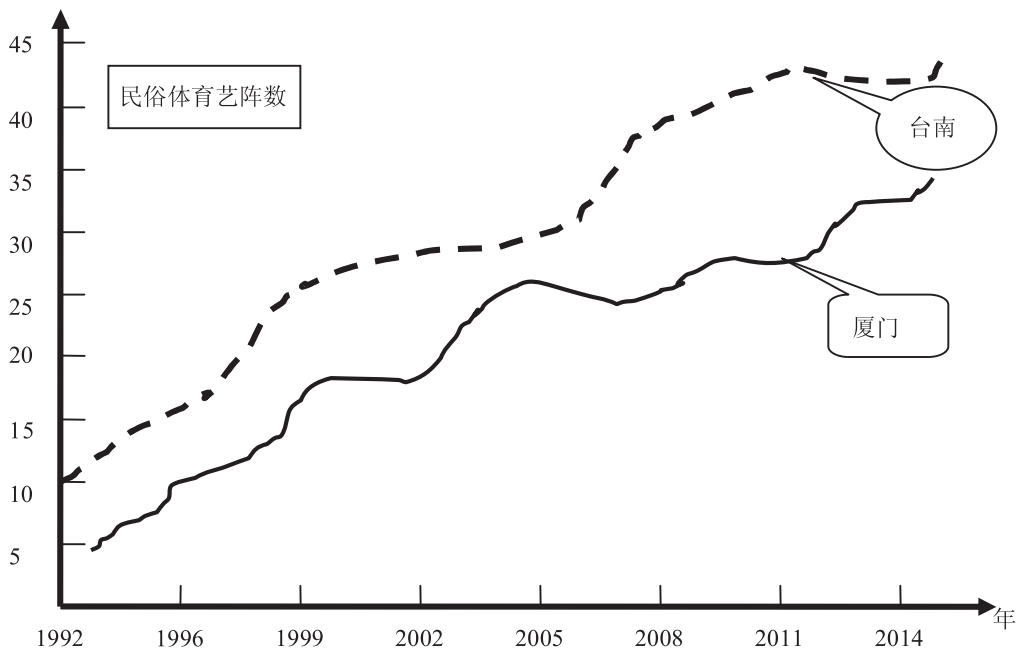


图1 1992—2014年厦门、台南民俗体育艺阵发展态势图

其次,从参与的人数和级别来看,在1991年及之前,厦门的祭祀活动,基本是寺庙附近几个村的近500百人参与,而从1992年开始上升到区级,参与的人数达到约2000人,由台湾赶来的香客达到近百人的团队。在2005年,该民俗祭祀活动又升格为市级,参与的人数逐渐涉及到全厦门及漳州和泉州部分区域,参与的人数达到近2万人,由台湾来的香客也稳中有增;台南的慈济分宫,从1992年开始与厦门慈济正宫互动以来,也促进了台南香客的参与度,人数由近千人增加到近万人,随后每年基本在近2万人左右。据台南分宫基金会董事长黄赢城介绍,2007年是参与人数最高的一年,达到了近5万人的规模,其缘由是:厦门各民俗体育艺阵团体,首次组团赴台南参加活动;台湾县长选举展开。虽然,从1992年开始进行双方互动,但仍是台南来厦门的多,而厦门赴台南的少且是零星的前往。2007年以来可谓是对等的互动(注:厦门慈济宫(祖庙)的祭祀活动时间是每年的5月,台南慈济宫(分庙)祭祀活动时间是每年的9月),台湾来厦门的人数达到约2000人,其中民俗体育艺阵8支,约260人;厦门赴台南的人数约500人,其中民俗体育艺阵5支(厦门慈济宫宋江阵、集美大学舞龙队、厦门大学武术队、厦门鹭江中学五组拳、厦门海沧镇林八家阵),约120人。笔者有幸受邀做关于“闽南舞龙狮民俗”的学术报告,参加了此次活动。

集美大学舞龙弄阵队,自2000年开始成立以来,经师生们潜心研究挖掘、不断丰富舞龙弄阵内涵和不辞辛劳的演练,在中国大陆屡获殊荣,如“集美弄龙阵头”获2013年第十一届“山花”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共同颁发的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与电影“百花奖”、电视“金鹰奖”、戏曲“梅花奖”、舞蹈“荷花奖”等同属我国文艺界的最高奖项。“山花奖”是经中宣部批准,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多年来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民间文艺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此次,集美大学舞龙弄阵队,原计划在台南慈济宫表演2场,可是表演第一场后,其精湛技艺博得全台南民众的喝彩,被《中华日报》誉为“故土飞过来的一条龙”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同时民视新闻台也录播了。集美大学舞龙队一时在台南名声大作,5天内连续被台南县和台南市的天后宫、城隍庙、妈祖宫、延平王祠邀请表演,以增添其香火旺旺,并表示以后他们的寺庙活动也邀请集美大学舞龙队参加。集美大学舞龙队计划的第二场表演,原计划仍是在台南县的慈济宫表演,因弄阵技艺精湛,被台南民众热捧,临时特意被安排到台南县体育文化广场与来自台北、台中、高雄、嘉义、屏东、新竹、苗栗及台南县、台南市等16支阵头,同场表演“夜光龙”,该场表演还吸引了当地

大佬和绿营大佬们来观看。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台南慈济宫庙主当着那么多绿营大佬,在主持介绍集美大学舞龙队出场时说的一番话:“这是我们真正祖籍地飞过来的一条龙,不远千里飞过台湾海峡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香众尽情享受这幸福的时刻,有请厦门集美大学舞龙队!”正如,一位接待我们的义工所言:“过去,陆客几乎不到台南,这样大规模的在台南还算首次,也让我们了解到故土的情况,倍感亲切了。”当表演结束时,集美大学弄龙阵头的队员,迅速被台南民众围着,竖起大拇指并异口同声地喊道:“赞!赞!赞!”还有从大陆赶回台南参加祭祀活动的台商,立即找集美大学弄龙阵头的领队表示能提供今后训练、设施等费用的赞助事宜。当返回驻地的大巴车上,专门负责接待我们的义工传达了台南县官员的指示:“明日特意安排您们在台南县、台南市的名胜古迹游玩一天,所有费用由台南县出!”这位接待义工,本以为我们会高兴地惊呼起来,事实上我们内心都特别激动,但大家的反应并非如此。这位接待义工,观察了一会大家的反应,似乎想到了什么,笑着对我们说:“您们可能在大陆听说过台南是台湾的‘绿营’大

本营,对陆客无好感等,其实您们不用当心,保证您们这几天在台南县、台南市的自由出行没问题,且会受到热情接待。”第二天的活动,我们确实体会到乡亲的认同。此外,集美大学、厦门大学的阵头队员与台南大学的阵头队员,还自发举行联谊活动,有的队员被邀请到家中做客,建立了联络渠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第三,从新闻媒体介入的层次和数量看,在 1991 年时,关于厦门慈济宫的活动报道,仅在区级的通讯报上进行通告,大多市民不清楚该活动。在 1992 年,首次展开厦门慈济宫与台南慈济宫互动(注:只有台湾香客来厦门,但无厦门组团赴台南),厦门市的三大媒体报(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海峡导报)都对该活动进行了报道;厦门电视台(1 套)在新闻中也进行了报道。在随后的 20 多年中,媒体介入的层次和报道量最多的有 3 次;而台湾方面关于台南慈济宫活动的报道,在 2000 年前多为台南地方私立报进行报道,无电视台介入,在此之后有 2 次较大规模的报道,见表 2 所示。

表 2 厦门、台南慈济宫活动相关新闻报道统计表

活动地点		厦门慈济宫		台南慈济宫	
最多年月	1998 年 5 月	2009 年 5 月	2012 年 5 月	2007 年 9 月	2012 年 9 月
媒体数量	8(报纸 5, 电视台 3)	9(报纸 5, 电视台 4)	12(报纸 7, 电视台 5)	13(报纸 9, 电视台 4)	15(报纸 10, 电视台 5)
媒体层次	市级	省级	省级	县级	市级

在 1998 年 5 月,厦门慈济宫祭祀活动,厦门、漳州、泉州 3 家市级电视台介入报道,厦门 3 家报纸和漳州日报、泉州日报进行报道。2009 年 5 月,福建海峡电视台介入报道;2012 年福建东南电视台、福建日报、南方日报开始介入报道。在 2007 年 9 月,台南慈济宫的祭祀活动,有中华日报、台湾时报、真诚报、台湾新闻报、台湾立报、人间福报、苹果日报、联合晚报、工商时报进行了报道,民视新闻台、三立新闻台、年代新闻台、纬来体育台介入报道,2012 年增加了中国时报和东森电视台给予报道。可见,随着主流媒体的逐渐介入,该活动的影响度也极大地得到提升。

第四,从举办活动的经济效益来看,1992 年未互动之前,厦门和台南的慈济宫举办的活动,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都偏低,厦门约 1 000 元人民币,台南约

10 000 元人民币,见表 1。而从 1992 年开始,厦门和台南围绕慈济宫祭祀活动所获得的一系列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见图 2 所示。1992 年至 2006 年,厦门慈济宫所获得的经济效益,都高于台南。由 1992 年约 3 万人民币,增加到 2006 年的约 30 万人民币。2006 年至 2014 年则在 30 万~40 万区间浮动。而台南慈济宫在 1992 年至 2006 年间,所获得的款额,虽比 1992 年之前增加,但提升的幅度不大,基本保持在 5 万~15 区间浮动。导致这一结果的缘由,主要是因“来多去少”的缘故,即大陆香客、民俗体育艺阵受到赴台手续办理的种种困扰和人为阻碍因素,使得台湾香客、民俗体育艺阵来大陆的多,而大陆赴台少(零星的),从未有过厦门海沧慈济宫大批组团赴台南参加慈济宫的活动。但从 2007 年始,真正实现实质性



的互动后,台南慈济宫活动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则大幅度地增加,每年慈济宫所获得的各种捐助、赞助等款额,都超过30万人民币,并高于厦门慈济宫所获得的款额。此外,从围绕慈济宫活动带动地方经济的效益来看。据厦门民族事务宗教局的不完全统计调查,“厦门海沧慈济宫祭祀活动,将为厦门旅游、餐饮、住

宿、交通、购物、商务等创造约数百万的经济价值。”<sup>[5]</sup>另据台湾《中华日报》报道:“民国2001年,台南慈济盛典,本宫能获得约计150万台币的大礼包,可为台南观光、吃住、交通、购物等贡献约计3000万台币的财源。”<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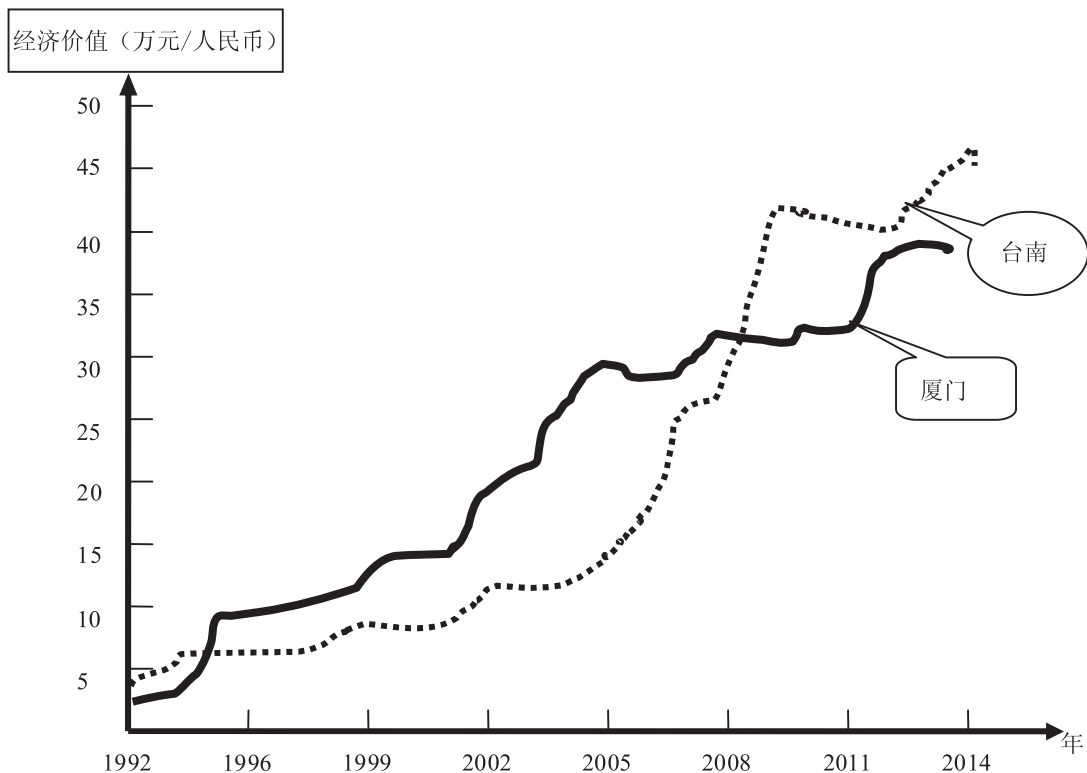


图2 1992—2014年厦门、台南慈济宫活动经济效益发展态势图

从对厦门、台南慈济宫祭祀活动的互动的实证分析中可得知:两岸民俗宗教活动互动,促进了民俗体育艺阵的发展;民俗体育艺阵的发展,提升了民俗宗教活动的内涵和外延,即闽台共同的民间信仰和习俗,同属中华体育文化的认同度;富有中华体育文化特色的闽台民俗体育,对闽台社会政治、经济、新闻等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应更深入地对闽台民俗体育艺阵进行挖掘、发扬和传承。

#### 2.4 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政治情感分析

对台湾“本省人”而言,更趋向祖籍、乡土体育的认同,对祖籍地民俗体育活动,都加以推动和参加。如“妈祖”祭祀活动、“城皇爷”祭祀活动等等,台湾各民间体育社团都会作为“子弟阵头队”踊跃加入,达到愉悦神、愉悦人的目的,也表示对先祖的虔诚。而

对台湾“外省人”而言,他们比较注重“中华民国体育”的符号认同,并且极力倡导发展西方体育,以制造更多的国际体育空间。

### 3 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对台湾地区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特性分析得知,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1) 台湾政坛激化“族群”矛盾,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在台湾民众中,之所以“中国结”和“台湾结”会走向对立面,根本的原因在于台湾政坛的政治资源分配的竞争,特别是政治人物之间的权力竞争。每逢台湾选举,“族群”问题就会突显出来。在台湾政客们的有意挑逗下,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或者上升为族群意识)导致本省人、客家人、外省人的对立,使

族群矛盾不断激化,造成台湾的族群对立和社会割裂,这已成为台湾政治的一大特点。

2)台湾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受地域、族群的影响。台湾政坛的权力之争,造成的不均衡发展也使不同省籍、族群和区域的台湾人之间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内容、性质的认知出现分化的现象。

3)台湾民众中华体育文化的认知受年龄、教化的影响。目前年龄在 65 岁以下的台湾人不分“本省”“外省”,基本上都是在国民党当局教育下成长起来,他们对具有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性的认知是清晰的。60 年代以后出生、80 年代中期时值青少年阶段的台湾人更多地接受现代体育、体育国际化的思潮影响,尤其是“解严”后的政治抗争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两岸体育互动的态度积极,甚至不遗余力的进行推动。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充分凸显闽台的多缘性;以中华传统体育为核心主体;以闽南民俗体育文化为重要纽带;造就以现代体育文化、国际体育为时代内容,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对话格局的文化共同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闽台多缘性文化关系为纽带。这是构建海峡文化共同体的基石。闽台间的血缘、语缘、俗缘、神缘、艺缘等从古至今牵连大陆和台湾,它是两岸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有力的推动器。第二,以中华传统体育为核心主体。源于福建的客家文化、妈祖文化是闽台文化的两大重要文化体系,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海内外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两岸关系中,台湾与闽南可谓是水乳交融,彼此难分。要构建的海峡文化圈应以中华

传统体育文化为其核心主体。第三,以闽南民俗体育文化为重要纽带。源于福建的台湾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是根据既有的历史、文化同一性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是台湾民众所认同的,极大地凸显了浓浓的闽南乡音乡情,让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一家人的氛围中交流互动、相互信任。第四,求同存异,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对话格局。构建的海峡文化共同体,不是文化单一化的文化共同体,而是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对话格局的文化共同体。两岸民众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在更多、更广的文化层面、文化氛围中开展对话,进行交流。这将有助于两岸广大民众因文化背景、文化诉求的相同相近而走到一起,并在情感、心灵上达到默契、交融。

## 参考文献

- [1] 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5.
- [2] 王建台. 台湾六堆运动会发展之研究[M]. 屏东:屏东师范学院编印,2004:5-6.
- [3] 林松生. 六堆青年爱乡运动[J]. 六堆风云,2001(89):32-34.
- [4] 曾秀气. 六堆英华[M]. 台湾六堆忠义祠稻谷基金会:美和出版社,2001.
- [5] 厦门民族事务宗教局. 关于厦门海沧慈济宫重新修缮工程报告[R]. 2009 年 6 月.
- [6] 达昇. 台南慈济财源滚滚[N]. 中华日报,2012-09-10(2).

[责任编辑 江国平]